

江山代有才人出

何皓光

60年代的北美是一個既混亂而又多姿多采的年代！

對當時充滿理想的年青人來說，它又是一個令他們撲朔迷離，甚至沮喪的年代。

因為反對越戰，美國許多年青人在各大城市上街遊行、示威，後來演變為悲劇。在俄亥俄州根德州立大學(Kent State University, Ohio)有4位示威學生被國家防衛軍射殺。眼看反戰也沒有用了，不少青年人便沉於頹廢，轉而服用迷幻藥，甚至吸毒。有些為了表示對社會不滿，走到荒山野嶺去過原始生活，開始了所謂「嬉皮士」運動。

也是在60年代，美國黑人領袖金博士(Dr. Martin Luther King Jr.) 起來領導民權運動，主張黑白人種平等。1968年4月3日在美京華盛頓林肯紀念堂前，發表他那篇著名的「我有一個夢！」的演說。

在教會方面，有幾位新派神學家起來向傳統的基督教信仰發出挑戰，宣告「神是死了！」其中一位更堅持要給神正正式式來一個喪禮！

很難想像，我們的大學階段就是在這樣的時代中渡過的。

在這樣混亂的時代，身為年青的中國基督徒，我們也作出了回應。

當那些新派神學家宣告「神是死了」，多少的教會，多少的信徒仍無動於衷，我們卻有一種天將降大任的時代緊迫感和責任感，決定了我們以後幾十年基督徒人生的態度與動向。

那時候，我們在大學的中國基督徒團契只有30至40人，卻出版了一份福音性雜誌《泉源》(Fountain)，每六星期印發一次，每次發行量高達7,000份，免費寄到世界各地去；北美洲之外，還遠達歐洲、澳洲和東南亞，包括當時在戰亂中的越南。後來又出版了《泉源文選》，初版是3,000份，再版1萬份，都是免費贈閱的。所需經費相當可

觀，但是神按照我們的信心供應一切，從無缺欠，前後達十年之久。

加拿大溫尼伯(Winnipeg)市的唐人埠並不大，但住了不少第一

代的老華僑。這些老華僑在二十世紀初遠渡重洋來到，一輩子吃盡苦頭，歷盡滄桑，受盡排斥和歧視，然後在這個所謂基督教國家，孤獨淒涼地結束他們人生的路程，在沒有福音、沒有基督、沒有盼望中離開世界，走向死亡。這是何等大的悲哀和諷刺！

神感動了我和幾位主內弟兄姊妹，每逢星期三晚上帶備福音單張和聖經去拜訪這些老華僑。他們租住的是很殘舊的樓宇，地方很小。一個簡陋的房間，只有一張床，旁邊放一張椅子，對牆有一個小衣櫃和一張小桌子。在桌子上放一個電爐來煮食，桌子下面放了些碗碟和一雙筷子。在這樣的一個小房間裡，他們有些竟住上了60年！

有多年時間，我們風雨無阻，在冬天也冒著嚴寒，逐家去叩門拜訪。

見過幾次面，熟絡了以後，老華僑也樂意向我們這些小伙子傾訴他們一生的辛酸。我們細細聆聽，然後把主耶穌介紹給他們，帶領他們信主。

幾年後，唐人埠的舊樓宇逐一被拆掉。老華僑們遷的遷，死的死，隨著曾經住過的舊樓宇成為歷史陳跡了。我們不能不為那幾年向他們傳福音的機會感恩！這些機會稍縱即逝，一去不返的。

有一年的暑期中，我和蔡元雲、蔡友仁與吳鑑池三位弟兄參加了中國信徒佈道會王永信牧師主辦的福音佈道隊，開車到美國，用了19天的時間，走



遍中西部9個州、26個大小城市，沿途在街頭派發福音單張，甚至在某州立監獄向400多位囚犯作見證。

醫科畢業後，我和內子瑩帶着不滿一週歲的兒子回到香港，在一間傳教士醫院服務了一年。

從香港回到溫尼伯市後，在教會任青年部部長，開始了青少年事工。參予事工的，除了我和內子外，還有劉中城弟兄夫婦和鄭雲姊妹。同工不多，但神卻大大祝福我們的事奉。不到兩年時間，由1個團契發展到6個。青年人的人數倍增至300，佔全教會會眾的六成。我們辦過兩次青年佈道晚會，兩次都盛況空前。我們只能容700人的教堂，竟來了900人！擠得水洩不通，許多青年人信主。

1982年，我有幸參與籌辦全加拿大華人宣道會的宣教大會，在里賈納(Regina)舉行。有1,200位弟兄姊妹赴會，數以百計的年青基督徒獻身。會後，領導的教牧同工覺得這麼大的祝福只留於宣道會太可惜了，應該開放給其他宗派的教會。所以，隨後在1985、1988和1992的三屆宣教大會，是跨宗派的加拿大華人宣教大會，由不同地方、不同教會、不同宗派背景的弟兄姊妹一起去籌劃，赴會的弟兄姊妹來自加拿大各地。從東岸到西岸，從溫哥華到哈利法克斯(Halifax)，代表了當時三分之二的加拿大華人教會，可以說是史無前例。多年之後，在各處地方，當我邂逅曾經參加過加拿大華人宣教大會的弟兄姊妹。對於當年的盛會，大家還是津津樂道。他們不少是那時候獻身的。

80年代之後，隨著中國逐步開放，數以十萬計的國內學者和研究生出國留學訪問。有些來到溫尼伯市。有五年時間，我和瑩及幾位同工們，每個星期日下午帶領他們查考聖經。他們不少信了主。其中一位是全中國著名的數學大師，他的信主帶給當時溫尼伯的中國知識分子很大的震撼。有趣的是，他講得救見證的時候，極力用數理來證明聖靈和聖經真理的可信性。可惜當時在座中沒有幾位聽得懂他那些博大精深的道理！

我本行是手術外科醫生，熱愛外科，每次進入手術室後就如魚得水，精神百倍。但是，在1998年底我決定放下自己的醫務，全職加入戴紹曾博士所創立的國際專業服務機構(MSI)，前往中國四川偏

遠彝族和回族山區，在那些少數民族當中作醫療服務。期間我在醫院當了三年外科主任，得到醫院上上下下的愛戴，從院董到病人，從護士到醫學生，都捨不得我離開。那一年，在100多位中外醫生當中，我還被選為該年度最傑出的醫生。曼尼吐巴大學已批准將我升任為副教授，只因為我的離開才擱置下來。

許多人替我惋惜，在事業最高峰的時候毅然放下一切，覺得我犧牲太大了，不可理喻。奇怪的是，我自己倒沒有覺得放下了甚麼，更說不上所謂犧牲。相反地，我得著的實在太多了。

轉眼13年過去。我橫渡太平洋12次之多。除了四川，我還到過雲南、重慶、溫州、上海、北京和西安等地，總算在祖國大地留下了一些足跡。蘇東坡在他的詩中這樣寫道：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

人生的路只能走一次，沒有人可以把時光倒流，回頭再走一遍。對於我的選擇，我絕無後悔。這些年來，在各處地方，我有福氣結識了許多新朋友，很多非常愛主的弟兄姊妹，有機會和他們一起事奉，讓我經歷到主耶穌所應許的豐盛生命。試問夫復何求？

使徒約翰在晚年的時候，對年青的一代信徒見證，說：「論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們所聽見，所看見，親眼看過，親手摸過的。」(約翰一書一1)

今天，我們也可以對年青的一代弟兄姊妹見證說，我們所信的不是一套空理論，而是我們一生幾十年親身經歷過的，是那位又真又活，信實可靠的神！

不錯，「江山代有才人出」，神在每一個時代都興起祂可以大大使用的人。我為你們祝禱，願你們這一代被神更大的使用，比我們更傑出，更光芒！

(作者為醫學博士，MSI專業服務機構資深顧問，曼尼吐巴大學加拿大皇家外科學院院士，美國外科學院院士)